



事物的本质即诗的本质

——当前诗歌的某种范式

□石华鹏

在我看来,事物的本质即是诗的本质。一座村庄的本质即是诗的本质之一,一双草鞋的本质也是诗的本质之一,一个事件、一个人物的本质也是诗的本质之一,如此,万事万物的本质构成诗的本质。

反之,一首诗如果抵达了事物的本质,诗的本质——诗性——亦同时显现。

事物意味着杂乱无章、变幻不居,也意味着奇异美妙、规整有序。所谓事物的本质,即事物的本源、秩序、意义等。比如古代中国哲学家提出的阴和阳,比如老子的“道”、孔子的“仁”、朱熹的“理”,均是对大事大物的本质的论述,这些伟大的论述本就是伟大的诗,因为它们有美妙的形式、无懈可击的逻辑和给事物建立秩序、意义的美,而这几项均属于诗的本质范畴。

诗歌开辟着另一条通往事物本质的道路。虽然诗歌的本质也是去探寻和描述事物的本质,赋予事物本源、秩序和意义,但它与“阴阳”“道”“仁”“理”等对大事大物的理性哲学概括不同,诗歌除了关注大事大物(宏大叙事)外,更热衷小事微物(日常书写),从感性的自我和个体出发,曲径通幽抑或澄澈无渣地去探寻和描述事物的本质。除了道路走向不同外,诗歌通往事物本质的道路风景无限、姿态婀娜,

想象、夸张、意象、隐喻、朴素、敏感、智慧、钝拙、赋、比、兴等修辞或句子,铺满这条路的路基和路面。

诗歌与事物之间隔着一道巨大沟壑,语言既是跨越沟壑连接彼此的桥梁(工具),又是二者本质的直接呈现(思想和内容)。“诗”由“言”加“寺”构成,写诗是在语言的寺庙里修行,所以语言最终成了诗歌本质与事物本质的全部存在。所以,韩东说:“诗到语言为止。”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边界就是我世界的边界。”

那么,诗人在写作时,便回避不了一个问题:事物的本质是什么?诗人对事物本质的追问、探寻、描述有多远、有多深,决定了诗歌会走多远、走多深,也决定了诗歌的本质将呈现多少。

事物的本质即诗的本质的观点其实暗含了另一个根本性的话题,即诗人与事物之间构成什么关系?当诗人凌驾于事物之上时,此刻的诗人扮演上帝的角色,一切事物都是我眼中的世界,诗人瞬时的思想、见识、想象变成不可琢磨的无序的意象和象征,现代或后现代主义便产生;当诗人匍匐抑或跪倒在事物面前时,事物在此刻成为诗人的上帝,诗人只有无限赞颂或崇拜事物,浪漫的抒情主义便降临;我以为,只有当诗人与事物平起平坐、促膝交谈、彼此体恤时,事物的本质抑或事物的真实才

会充分、丰富地呈现出来,这一刻诗性也呈现出来了。

当诗人笔下的事物出现时,就像事物第一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那样新鲜、陌生,不可确定又笃定自然,我们说事物与诗之间达成了神奇而充满魅力的艺术协议。就像诗人沈浩波所说:“诗终于不在远方,既不在宗教意义上作为彼岸的远方,也不在作为主观意志对应物的象征的远方,甚至不在距离的远方。”那么诗在哪里呢?就在此刻,在当下,在事物的本质中。

我们欣喜地看到,新世纪20年来,读者与诗歌之间的尴尬对立局面似乎正在缓和,一种悄悄兴起并产生影响的新的诗歌范式促成读者与诗人握手言欢,读者重新从诗歌中找到阅读乐趣和精神冒险,诗人也在与读者的交流和互动中找到存在的价值感。这种新的诗歌范式,即是在口语诗与学院诗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上的诗。它有口语诗的亲切和亲近感,它“好读”,它又有学院诗的文化意味和思考力度,它“有味道”。在口语诗与学院诗之间悬挂一条高空钢丝,这类诗就如走钢丝的人,在这两者之间来来去去,维持一种平衡,也形成一种独特的张力。透过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在口语表达与学院式思考之间的犹豫、纠结,一种彼此之间的拉锯战未曾停歇:口语的边界、舒适度与学

院式思考的深浅、限度的如何有效且无痕地融为一体。

这类中间道的诗,大致有三个特点:文本的自洽性——形式上的花样更迭正被持稳推进的内向拓展所取代;叙事的纯净性——抒情正在退却,夸张和做作的抒情几乎消失,意象从驳杂浮躁过渡到纯净深刻,叙事也非廉价和过于散文化,阅读成为真正的交流;诗意的整体性呈现——不拘泥于字句,避免有句无篇和机械的诗节组合,追求诗的整体效应,一种艺术意义上的自然整体由诗人的内在对外的完全支配而完成。

诗歌终究是一种对话和交流,它离不开读者,诗人心中还得有个读者,反之读者才会靠近诗歌。诗歌也是一个生命事件和文化事件,它具有天然深刻的思考和美妙发现,它又在某种程度上拒绝平庸和世俗。诗歌把我们带到离物质世界更远的地方去,文字的物质性把我们指向一个可以称为“精神的”方向(美国诗人杰恩·帕里尼)。这类中间道的诗的自洽性、纯净性和整体性正在弥合诗歌与读者之间的矛盾和分野。同时,我们也看到,许多伟大的诗歌之所以传诵至今,盖因其有超越自身传统和知识谱系的能力,它的文本具有强大的超越时空的力量:面向所有读者,自洽、纯净,质感,疏放。



茶润田阳

□陈其浩

在我看来,生活的有滋有味,除了美煮,便数香茗了。而茶之精妙,得从煮与品说起。

都说喝茶妙趣多多,精读茶文化的乐活者,凉必对其钟爱有加,终身难以割舍。就我而言,闲暇之时,习惯泡一壶心仪的好茶慢慢啜饮,再佐以一册闲书从容翻阅,并且每每于一饮一谈之间,任由思绪如天马行空般翱翔、跳跃、求索,实乃吾辈人生之快事也!

古人之烹茶,是放在炭火上煮,注重的是慢功与薪火,那是真正纯粹的沏茶之法;同时,对水质要求高,得接清冽甘甜的山泉水为浸润物,别有一番“煮茶听泉”之意趣,哪像咱们今天什么水皆可拿来泡茶,且一泡半天,一下子败坏了茶的天然清纯之品性。所以说,有条件的话,最好对茶道多些考究,即便做不到古圣贤那样的心静如水、烹茶艺湛之从容,但学会细斟慢饮,一不会糟蹋好茶,二可改变人的习性,懂得享受自在的慢生活。

我的家乡地处闽中一个叫作大田的山城,邑名颇具泥土韵味。我20岁就离开家乡到外地谋生,相别久远,而家乡味道永在。家乡味指啥?答曰:九层楼与高山茶。这些年,当我听闻家乡高山茶因做大做强而声名远播时,我仿佛是在蜿蜒古道上踽踽而行的漫游者,不经意间与绰号多姿的

村姑偶遇,见其超凡脱俗,天生纯朴,顿生怜爱。细品出自云雾缭绕、仙气十足的这类高山茶,凉必甘露滋养,清新味浓自不待言,因此转而喜欢起这种环保、香醇与劲道见长的乌龙茶及红茶,每次回故里,总要带些特别有味道的家乡茶叶回客居地慢慢享用。

或曰:你喝茶喜欢哪种类型?对此,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平时以饮铁观音为主,天寒则以红茶辅之,作为暖胃之计。打个比方说吧,青茶味醇厚,像个充满阳刚之气的硬汉;红茶韵味飘逸,则似散发着青春活力的少女。前者隽永,后者绰约,让人心神摇曳、怡然欲醉。红茶冲泡出来的茶汤色泽红润,待你品尝出它的浓郁热烈的香甜之味后,便会一下子迷恋上它。只要难以割舍的情愫一经产生,保准你一辈子离不开此物。意味深长,于红茶而言,那是当之无愧的。都说红袖添香夜读书,其旖旎画面曾被几多士子视作美好的精神图腾,而老夫我时而青茶,时而红茶,仿佛天与儒将相遇,与淑女相逢,岂非更具人生福缘也!

由茶的产地再到品种的选择,乡愁深厚者最终总要要将家乡日益精进的茶奉为圭臬。你瞧茶叶的烹与泡,慢慢缓急之间,总有不同的心理表现萦绕:悠然惶然,抑或翩然愕然。茶水中的映像,折射得最为透彻的当数时风与人的心态。在我看来,故乡大田的味道,攥紧你胃口的,少年时是味冲鼻翼的九层楼,暮年则数沁人心脾的美人茶。不时品尝之,纵然鬓毛已衰,然未改的乡音,却平添了足够的圆润与底气。

茶润田阳,泽及万家。小小的茶叶展示的是大大的滋润乡民心田与青翠家园的魅力:人健朗,城富美。



泡汤

□鲁力

福州多温泉,拥有一千多年的温泉史,被称为“泡在温泉里的城市”。小时候,每逢周末,父亲经常带我去汤井巷的“大众澡堂”泡温泉。以前泡温泉叫“泡汤”,虽然没有那么雅气,但多了一丝烟火的味道。

福州的汤井巷,自古以来就有十多口温泉井,这里澡堂、浴室众多,因此被冠名为“汤井巷”。这里的“大众澡堂”是我们常去泡汤之处。那时泡汤便宜,一个人一毛钱,肥皂、毛巾自带。当年的澡堂,穿的都是木屐,上面钉了一块橡胶作为鞋面,走起路来吱吱作响。以前泡温泉都是大池,温度在四十摄氏度左右。还有两个小池,一个高温池,一个冷水池,池边是一排淋浴头,供人洗澡之用。在池里大家都是赤条条的,不分高低贵贱,挤在一起泡汤,用福州方言形容,好似“炖蛭”。

在热腾腾的温泉中享受沐浴之乐,让人早已忘却世间尘埃。宋代福州太守程师孟诗曰:“此泉何日落天涯,不见莲花见荔枝。”在童年的记忆里,每次到大众澡堂泡汤,还有一大乐趣,就是泡过温泉之后,父亲会带我到休息室,花上两毛钱泡上一壶水仙,躺在竹椅上闻香品茗。这时,温泉泡得全身血液通畅,再喝一杯温热的水仙,一缕茶香直贯肠胃,神清气爽。

我第一次泡露天温泉是在台北乌来。那里山路绵延,两侧山峰高耸,岩壁陡立,有一条溪流蜿蜒流过。我们坐一辆缆车穿谷而越,从缆车下望,山水相映,流水潺潺,依稀可见山中有一缕缕热气飘逸而上,好似进入蓬莱仙境。

乌来温泉的特色是泉脉沿溪而布,因此乌来溪的两边建有多处温泉浴室,在靠溪处建一个露天浴池。当你在室内泡过温泉后,可到露天浴池泡在温泉中一边呼吸新鲜空气,一边眺望远处的青山绿水,享受鸟语花香。

几年前,去日本箱根,在“一之汤”温泉旅馆里,换上和服,你可以选择在室内或半露天风吕泡汤。箱根温泉至今仍保留着传统方式,洗浴间只提供每人一个木凳,小木盆和小水桶,让浴客坐着从水槽舀水洗澡。在箱根的露天风吕泡着温泉,可以见到远处的大海,海水一浪推着一浪,白

色浪花拍着蓝色海水。耳边涛声阵阵,像极了母亲的催眠曲。在海涛有节奏的沉闷低音中,我的眼皮慢慢地往下坠。这时,你感觉不到外面的世界,仿佛只有你与大海,漂浮在这虚无缥缈的宇宙中。

泡汤的历史源远流长,千年之前的中国,秦始皇就建有著名的“骊山汤”。到了唐朝,唐太宗更建有“温泉宫”。历代诗人也留下了不少佳作,描写窈窕淑女温泉出浴美景,足见泡汤文化在中国的历史悠久。

福州温泉的特色,就是市内遍布温泉,在西晋太康年间就已开发利用。宋代已有“内汤”作为地名,明代时城东的“汤井巷”更聚集了众多温泉浴室。有温泉可供享用,这是福州人的福气,也可能是福州地名的出处。温泉作为休闲养生、治疗身心的场所,让人解压、放松、享受。如今,泡汤文化已蔓延全球,在温泉的浸润中,找到心灵的安宁。



在人间(组诗)

□卓十八

冬天

我要赶在落日之前
出发,带着江南的最后一缕香
跨过十座山,蹚过八条河
穿过那条开满月光的小路
在你入睡之前

抵达。夜色被反复折叠
我要从这黑色里
捧出唯一的暖

北风呼啸
燃烧的玫瑰花
温柔地开在你的湖面

那时

我总会想起那个夜晚
水波反射的星光在你的眉间闪烁
故事很长
都与我无关

慈悲的风,咆哮过三市的街口
灯影沉默
我注视着你的背影
没有回头

三月

(一)
应该有一场雨
梨花雪白
桃花红艳
杏花娇羞
没有词语可以形容
这美好

撑起烟雨江南

(二)
我宁愿,时间从未经过
柔軟的春光里
你浅笑安然

(三)
花开,雨落,草长,鸟鸣
惊雷起
你的微笑,是我
热爱人间的理由

彼时

风遥遥地吹过来
是否有刹那的

犹豫。灯火收走最后一盏黄昏
炊烟扯着大旗
从这个村庄裹到那个村庄

你的微笑模糊
情节凌乱,没有说出口的留恋,散落风里
一半浅斟
一半低唱

在人间

(一)
月亮的光辉笼罩着你
也笼罩着我
看吧,我什么都没有
错过

(二)
早晨,推开窗户
有两束阳光挤进房间
一束照着我
一束绕开时间,照着
滚滚红尘

(三)
我看着月亮
月亮也看着我
我看她如此孤单
她看我,也
如此孤单



晨光洒在路上

□秋枫

己依旧还很年轻。

醒在清晨,不仅有那一抹熹微亮光,还有比晨曦醒得更早的人,那是一群为生计而忙碌着的人。离我家不远的蔬菜批发市场东侧门前,停着一溜来自单位食堂、大酒店、快餐店、个体小吃店的小车、皮卡车、三轮车、摩托车和人力小板车,他们趁早采购好新鲜的蔬菜又匆匆离开了。批发市场的西侧门,路边摆放着小菜摊,卖菜的都是些妇女老人,卖的都是些自家种的萝卜、白菜、芋子、豆角之类的“土菜”。他们来得早,不是抢时间,而是想占个好位置,要是迟来一步,就成了路边摊多余的人。

在疏港大道步道上健身行走,我时常看到在熹微的晨光下,三五成群身着工服的建筑工人朝工地走去。绿色工服上印着“钳工”或“木工”字样,让人一目了然他们所从事的工种。从他们三言两语的交流中,大体能判断出他们都是外

地人。他们千里迢迢来打工,挣到钱回老家盖房子,可自己一年到头在家住不了几天。这种从祖辈骨血里遗传下来的勤俭朴实的民风,在他们身上展现无遗。每当我看到他们走进建筑工地大门,每当我看到他们走进建筑工地大门,心中充满对劳动者的崇敬之情。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几次,天光还没露脸,路灯的笑容还绽放着,我以为自己是这条步行道上最早的健身人,没想到迎面一跑步的年轻女子像风一样从我身边掠过,留给我自愧不如的叹息!让我更没想到的是,还有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瘸脚老人,一拐一拐迎面朝我走来。他每迈出一小步,身体都要向一侧晃动一下,速度比常人慢上两拍,但他没有停下脚步,而且一如既往每天如此。这种不愿接受命运摆布,在运动中增强体质与疾病抗争而坚持不懈的精神,成为我心中抹不去的永恒风景。